

刘庆邦小说《家长》： 家庭教育问题小说的审美书写

◎张丽军 郝焱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众教育的普及,民众对优质教育诉求越来越强烈。教育问题凸显,家长、教师、孩子都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作为“底层写作”的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刘庆邦始终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书写着底层大众群体的凡人俗事。作家的生活经历与生存体验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庆邦亦是如此——他来自农村,又有着九年的矿工经历。刘庆邦这次把目光投向教育问题,通过书写“中国式家长”所面对的种种焦虑缩影,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当下转型时代现实的中国家庭教育展现当代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新路径。

“无根”状态下的生存焦虑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迅猛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体制壁垒的打破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可能,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则成为了最原始、最直接的驱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被看作是一次巨大的人生飞跃。要实现“农转非”更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通过“招工”,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是当时许多农村青年的共同追求,农村女性更是以嫁给正式工人为荣。《家长》中的王国慧便是一名惹人艳羡的“工人家属”,她的丈夫何怀礼在城里的煤矿工作,煤矿出台了新政策,让王国慧和儿子把户口迁到了矿上,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村里人陡然对她生出了许多羡慕与尊重。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农村姑娘麻玉华以嫁给王国慧的傻儿子为筹码来获得城市户口,更加说明了在转型时代下“城里人”对农民群体的巨大诱惑。

但拥有了城市户口,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是缩小乃至消弭城乡之间的文化与习惯差异,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认同。王国慧刚进城时,“城市生存法则”使她无所适从,儿子何新成上学的事情教会了她“拿人民币开路”;严格的计划生育规定,又让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失去的孩子”如同隐喻:流产之后的王国慧得到了在居委会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从“承受者”变为“执行者”,继而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领导”,从最初进城时受到轻视,到一个“城市人”的身份去为儿子“挑选”农村妻子——“失去的孩子”恰恰是她抛弃农村印记,接受城市文化与隐性法则的开始。

自此,她身上开始带有了城市人的狡黠与精明,开始懂得如何在这座城市中“扎根”,如何真正地被这座城市接受。王国慧的转变是有限度的,她始终保持着传统乡土女性的保守与持重,而在城市文化中浸染了更久的何怀礼显然

有着更为开放的“性观念”:妻儿进城之前,他孤身一人在矿区生活,井下繁重无趣的工作,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激发了男性的本能欲望,与千千万万的单身打工者一样,他急需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慰藉,于是他开始背着王国慧“采野花”,以此作为生活的调剂。“性”的漂泊与放纵,在某种意义上正代表着转型时代的迁徙群体无处安放的身体与灵魂。陌生而新鲜的城市向他们张开了怀抱,他们却发现,以往的乡土生活经验无法为他们提供立足的支点,“本能”的释放,成为了缓解“无根”状态带来的生存焦虑的一种无奈方式。

“暗疾型”家庭的教育焦虑

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愿,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攀比心理,使得中国家长们无比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常常因此陷入一种狭隘的“教育焦虑”。对于底层社会群体而言,经过重重考试,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无疑是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突破阶层固化的有效途径,但受到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家长们常常会怀抱过高的教育期待,采取不科学的教育方法。底层世界的生存压力,导致许多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或是父母双方都对孩子疏于管教,或是父母中工作较为轻松的一方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种“父母缺位、不到位教育”会给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

刘庆邦在《家长》中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正是底层社会家庭所面临的教育焦虑问题。丈夫何怀礼在城里的煤矿工作,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王国慧其实是这个家庭真正的“家长”。自身受过的教育、爱面子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她竭力维持着家庭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但事与愿违,这个看似正常的家庭似乎始终被一种无处捉摸的“别扭”气氛所围绕,最终还是走向了既定的悲剧结局。王国慧的家庭,看似和和美美,运转一切正常,然而背后早已是“一地鸡毛”。可以说,王国慧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是典型的“暗疾型”家庭,是一种当下并不少见的畸形家庭模式。处于家庭中心,努力让家庭保持运转的“家长”王国慧,不得不应付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她无时无刻不处于无处捉摸又无处不在的“焦虑”之中。

对于王国慧而言,“教育焦虑”只是一种相对集中的显现形式,“焦虑”产生的根源并不在儿子何新成身上。作为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小女儿,在血缘维系的亲情之外,王国慧和母亲的关系有些过分客气,甚至冷淡。王国慧的出生是母亲始料未

及的,甚至动过将她送人的念头,而母亲说出的应该一生下来就将她“摁进尿罐子里淹死”的气话,几乎给王国慧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再者,王国慧从小就爱学习,但农村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让她上完初中便不得不辍学,这些年来,她无法消解对母亲阻止她继续学业的怨气。或许正因如此,王国慧身上有一股子“傲劲儿”,她把自尊和面子看得十分重要,想在母亲面前争一份“面子”的念头多年来挥之不去。

以上种种,导致王国慧与母亲之间总存在着隔膜。可悲的是,她无数次想避免将这种相处模式嵌套在儿子身上,尝试以一种更为民主、平和的方式与儿子对话,却都以失败告终。在夫妻关系中,王国慧与丈夫看似恩爱,实则缺乏足够的、平等的沟通交流。何怀礼在煤矿打工,长期处于工作繁重、异性“缺席”的生存状态之中,无法抑制的欲望折磨,使他最终选择以嫖娼的方式纾解苦闷。

小说中,王国慧两次拒绝了“性与权”的诱惑,并不是因为对丈夫的忠贞,而是出于对儿子的爱;面对丈夫的不忠,王国慧也只是在大闹一场之后,为了儿子的成长,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方设法维护家庭稳定和幸福。

王国慧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则是小说所要表现的重点,“暗疾型”家庭教育模式的弊端在此展露无遗。王国慧无比重视对儿子何新成的教育,她希望儿子可以考上大学,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长的共同心愿。丈夫对儿子的教育是直接粗暴的,作用是反面的,除了棍棒教育之外,他还在“性问题”上给儿子做出了错误的示范,甚至引导儿子撒谎。丈夫对儿子的忽视,让王国慧采用了几近于“丧偶式育儿”的教育方式,担起了“家长”的重担。却引发了儿子的厌恶与叛逆,效果适得其反。她认为严美云作风有问题,所以不让何新成与严美云的儿子来往,使儿子失去了朋友;何新成喜欢上周丽娟时,王国慧以强硬手段加以干涉,在儿子身上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何新成痴痴失智之后,王国慧东奔西跑寻求治病之法,最终却采取了“冲喜”这样荒唐的方式,反而将两面三刀的麻玉华带进家门,这个家庭的悲剧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而王国慧式的焦虑与悲剧,似乎每天都在上演,刘庆邦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正是他对现实的关照与深切反思。

书写焦虑背后的人文关怀

现代城市生活的繁华与富庶,吸引着大量的农民走出乡土,寻找更为理想的生活。而城市既开放又排外的双重性,使得这一群体不得不想方设法在罅隙中安身立命,以蝼蚁之力对抗冷漠残酷的城市法则。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地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是当下中国社会无法忽略一大现实。因此,许许多多的作家将目光对准了这些“出走的农民”,去探寻他们的生存现状与心灵困惑。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的反映,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常见主题。而刘庆邦的《家长》,通过对转型时代中一个底层家庭命运的书写,展现了一位普通家长在琐碎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焦虑与严峻的教育问题。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没有恶势力的干扰与阻挠,却无奈地走向了既定的悲剧命运。

在一次采访中,谈及《家长》的创作,刘庆邦提到:“家长是可爱的,可敬的,也是可怜的,可悲的,可憎的。写家长,也就是在写普遍的人性。”王国慧在家庭中的状态,正代表着许多中国式底层家庭的典型情形,打工的丈夫在外忙于事业,孩子为学业苦苦挣扎,而家庭成员中为母为妻的一方,似乎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我们不能忽略,小说中的王国慧在承担“家长”这一家庭角色功能之外,还是一个女性,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应当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当她把家庭和孩子看作自己唯一重要的人生任务,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势必会失去自我,也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极易酿成悲剧。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物,作为家长,应当真正尊重孩子的意志,尊重孩子身心的自由发展,在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同时,重视家庭教育的完整性与示范性,父母应当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做出正确定位,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以身作则,为孩子提供良好榜样。对当下家庭教育问题的反思,正体现出刘庆邦这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

尽管刘庆邦在《家长》中书写的,是一个在当下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悲剧故事,但他依旧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美好人性的执着追求。尽管王国慧的家庭一地鸡毛,但她始终乐观坚强,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儿子疯了,丈夫何怀礼撒手不管,将责任都推给她,而作为母亲的王国慧从未放弃为儿子营造一个美好未来,为儿子“骗”到了一个媳妇儿,给何家留下了小孙子生生,留下了“根”。

“根是什么,根是血脉,根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根是人生的希望。有根在,他们家就会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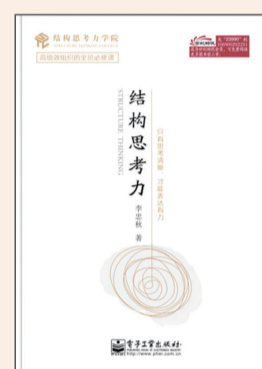
小孙子生生是何家的新生,在悲剧幕后,给王国慧留下了一缕希望之光,是她新的精神寄托。这样的情节设置,是给予“王国慧们”的精神安慰,也告诉读者,生活依旧是值得热爱的,体现出刘庆邦的悲悯之心与人道主义追求。

来源:中国作家网



《在另一个宇宙的1003天》

超会讲故事的治愈系达人张春,睽违3年的全新散文集。它收录了作者3年来新创作的文字,包括了有关抑郁症的真实记录。书里有和病痛的直接过招,也有吃喝玩的有趣日常、脑洞大开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人“得病—治病—病好了”这样的过程,没有鸡汤的味道、一时的激励,但它提供了更重要的,在抑郁中、在困难中把生活继续下去的示范和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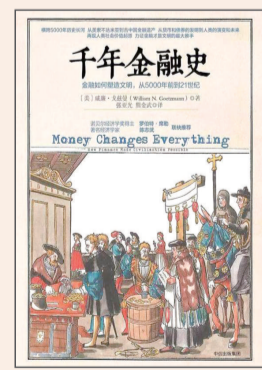
《结构思考力》

在今天这个信息过剩、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结构化的思考、系统的表达,不仅是一种重要软技能,甚至已经成为必备的生存技能。本书用简单生动的语言,本地化的案例,让庙堂之上的结构化思考走下神坛,成为每一个职场人能够理解,在工作中能应用的技术。



《金字塔原理》

本书畅销40年不衰,广受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数次再版,常年名列各国畅销书排行榜前茅。本书作者传授金字塔原理40年,帮助政府、企业、高校等各界人士写作商务文章、复杂报告和演示文稿,曾为美国、欧洲和亚洲众多企业及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讲授金字塔原理。金字塔的基本结构是:中心思想明确,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先重要后次要,先全局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



《千年金融史》

在书中,作者著名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正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戈兹曼还向我们展示了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诸如股票市场、信用额度、复杂金融产品和跨国贸易这样与金融有关的机制,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发明、被遗忘,又被重新发明的。更重要的是,戈兹曼还思考了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比如怎样借助金融的力量来妥善解决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围绕金融在人类演变中的作用,本书向我们展示出引人入胜的画卷。

· 马路不乱穿

· 车辆不乱停

· 垃圾不乱扔

· 宠物不扰邻

· 餐食不浪费

· 言语不喧哗

· 守序不插队

学以修身

习以养德

松江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